

山家清事 清尊錄  
宣政雜錄 繢墨客揮犀  
碧湖雜記 大唐傳載



宣  
政  
雜  
錄

撰人不詳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山家清事（及其他五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 7-101-00894-1/K·367

宣政雜錄

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歷代小史古今說海皆收有此書據以排印古今說海在前故

## 宣政雜錄

政和壬寅有狐登崇政殿御座衛士晨起叱狐不動呼衆逐之至西廊下不見卽日得旨壇狐廟亦胡犯闕之先兆也。

宣和初都下有朱節以罪置外州其妻年四十居望春門外忽一夕頤額痒甚至明鬚出長尺餘人問其實莫知所以賜度牒爲女冠居於家蓋人妖而女胡犯闕之先兆也又淮南民家兒四歲自耳目下皆生鬚長寸餘能作大字其父入都持兒示人日得數緡月餘人傳曰於某處看胡兒也亦胡寇之警云。

宣和初收復燕山以歸朝金民來居京師其俗有臻蓬歌每扣鼓和臻蓬之音爲節而舞人無不喜聞其聲而効之者其歌曰臻蓬蓬外頭花花裏頭空但看明年正二月滿城不見主人翁本虧誠故京師不禁然次年正月徽宗南幸次年二聖北狩又有伎者以數丈長竿繫椅於杪伎者坐椅上少頃下投於小棘坑中無偏頗之失未投時念詩曰百尺竿頭望九州前人田土後人收後人收得休歡喜更有收人在後頭此亦虧誠而兆禍可恠。

政和中宗室士頓所居鈍軒忽生白芝數本於梁棟上因易名芝軒賓客詠歌以爲和氣次年士頓死又一年賜所居入四聖觀族衆散徙蓋不祥也壬寅春太傅王黼賜第有白芝生於正寢附臥榻後屏風而出又一本在廳事照壁上隔六年有戮身之禍。

宣和庚子滄州南皮縣弓手張德平日以健勇擒捕有獲然多及平人因瘟疫死半歲墓中忽有聲人報其子往視則墓已穴露出其面矣及破墓欲出之則身變白蛇子驚問曰何爲異類父曰<sub>我</sub>以殺平人多獲此報子可作屋置我於中開竅於頂時出頭四望以肉飼我日十餘斤足矣年餘身漸大所食增多家貧謂其子曰我雖壞爾財物切無害我若殺我則十二年後復生爲白蛇則天下兵矣子憤其妖曰此正喪門神也殺之乃所以止兵乘醉礪刀斷之蛇奮躍展轉壞屋宇桑麻數里

宣和年都下趙倚年十二隨母嫁里中田生生勇於力母每遭毒手積六年倚每見母被凌辱卽勸母去母終無意一日倚病母遣叱詈倚病中憤懣因力遣母出買藥時田生尚寢倚乃閨戶持刀殺田生連十餘下以力弱不能中要害而田亦宛轉血中隣人排闥入倚曰吾母以身歸田生執爨具飯乳子潛衣勤勞旦夕而未嘗得田生一善言爲人子者得不痛心恨吾病甚不能力斷其首卽以刀付遷卒束手就執旣行猶回視諸人曰好視吾母行人皆爲之泣下獄察其孝亦爲讞上上哀其誠止從杖而編置焉

政和中濟南府禹城縣孝義村崔志有女甚孝母臥病久冬忽思魚食而不可得其女曰聞昔者王祥臥冰得魚想不難也兄弟皆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汝女子何妄論古今女曰不然父母有兒女者本欲養生送死兄謂女不能邪乃同乳媼焚香誓天卽往河中臥冰凡十日果得魚三尾鱗鬣稍異歸以餽母食之所病頓愈人或問方臥冰時曰以身試冰殊不覺寒也

濟南府開元寺因更修掘地得古碑蓋會昌中汰僧碑也字皆刂缺磨滅不可讀惟八字獨存云僧盡烏

巾尼皆綠髮僧惡而碎之後有詔改德士遂符碑言。

唐武后昇中述志碑后自撰睿宗書極壯偉在嵩山下政和中河南尹上言請碎其碑詔從之。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奏取其聲似曰通同部又謂製作之法曰漫上不漫下通衢用以爲戲云。

建炎戊申鎮江府民家兒生四歲暴得腹脹疾經數月臍裂有兒從裂中生眉目口鼻人也但頭以下手足不分莫辨男女又出自白汁斗餘三日二子俱死。

徽宗崇寧間曾夢青童自天而下出玉牌上有字曰丙午昌期真人當出上覺默疏於簡札謂丙午年是昌盛之時真仙當降乃預製詔書具陳夢意令天下尋訪異人以詔揭于寶籙宮然四方了無異人至乙巳冬內禪欽宗卽位意當丙午之期矣而次年金人犯順有北狩之禍僕實從徽宗北行每語青童夢惟其無驗後乃悟曰豈丙午是猖獗之期而女真之人出也蓋事未經變不能悉其婉言。

徽宗北狩經蘆縣梁魚務有還鄉橋石少主命名人至今呼之上曰此乃亂世之主後聖必能力伸此冤令我回此橋因不食而去。

宣和五年間每夜漏三鼓街衢稍寂滿耳聞犬吠聲勢若舉禁城內百萬之犬俱嗥無復聞人聲每深夜獨行附近察遠傾耳聽之不見犬也當時已爲異及靖康末虜犯京師至今都之始悟其異晉書載廬江何氏家忽聞地中有犬聲掘得一大井雌雄二雛後里中猶有蠻狖之禍況此聲舉城之多邪。

徽宗遜位前一年中秋後在苑中賦晚間景物一聯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寫示宰臣甚謂得意皆稱贊取對精切格韻高勝聖學非從臣可及然次年戎馬犯順後國號金亦先兆金世界也